



TouPai XiaoAi

头牌小艾

卡缇亚著

下

从青楼界头牌成功变身验尸官学徒，
面对各路美男她绝对驾轻就熟。
只是，难得头牌她一眼相中了那只单
身“金猪”，却从此连受挫折！
管它是不是神秘的家族诅咒，她就不
信自己征服不了他的心！



花蔻子系列
这里有最搞笑最轻松
最具活力的爱情故事

10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活色生香的小女子，匪夷所思的驯夫路 ●

近千万读者翘首等待，四大原创网站联袂推荐，点击量最迅猛飙升的红文！
带你阅尽：心照不宣的小儿女情怀，娇憨动人的小夫妻情态！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第一章·我胡汉三又回来了·001

第二章·有爱的小白·011

第三章·迷雾重重·016

第四章·话里有话·021

第五章·逃出生天·035

第六章·有间客栈·045

第七章·小小男子汉·055

第八章·员工隐私·066

第九章·西域,龙脉?·076

第十章·墨美人·081

第十一章·郊游,小美人·092

第十二章·仲夏夜之梦·103

第十三章·哦,萧白,你为什么叫萧白·111

第十四章·墨谢,萧白·122

第十五章·十字·133

第十六章·腐烂·138

目
录

contents



- 第十七章·暮丽·144
- 第十八章·人生何处不相逢·149
- 第十九章·不能羞·159
- 第二十章·遗世独立·166
- 第二十一章·阿狄·173
- 第二十二章·口技·184
- 第二十三章·夏至·191
- 第二十四章·洞房·203
- 第二十五章·老大的后招·212
- 第二十六章·夏至的决定·218
- 第二十七章·谈判·230
- 第二十八章·辞行·242
- 第二十九章·对决·254
- 第三十章·离别·260
- 第三十一章·结局·264

目
录

contents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我站在院中间，看似曾相识的桃红柳绿，最后发现，我迷路了。

唉，是在海棠前左转了，还是误把连翘看成了迎春？无奈，只得跺跺脚，学着夏至的样子，扯起嗓门吼道：“这里有喘气的没？南平？吴越？出来接客啦！”这句吼完，我自己都一阵恶寒，不由搓搓手臂，抱着肩，等喘气的出来救我。

过了半盏茶的工夫，才见南平缓步走来，轻轻皱着眉头，一脸倦意，边走边嘀咕：“哪儿有这样的，不会闯就等在院门口嘛，这样乱闯，叫个什么事儿！”

我不由笑：“南平，南平！”

南平抬头看着我，神色有些茫然，过了许久，那茫然里才掺进了一点点疑惑，和不可置信样的惊喜，他嘴唇颤抖着张了张，却没有说话。

我笑着替他接道：“这个妹妹，我原是见过的。”

他离我太远，我看不清他眼底的细小情感，我只能感到他虎躯一震，脸上的表情，似乎是不可置信，又似乎是惊诧莫名，脚步移了移，是想要扑过来，但硬生生止住了，只是站在原地克制地笑：“小艾？”然后嘴巴越咧越大，“小艾！”

我张开手：“哟哟，不过几年而已，怎么就这么生分了？几步路都不愿意走？”来吧来吧，来扑我吧！

南平扑哧一笑，终于不负众望地如花蝴蝶一般飞扑到我怀里，我被撞得后退一步，苦笑：“南平！你态度转变得也太快了些吧？撞得我好疼！”

南平花着一张小脸，又哭又笑：“小艾！死小艾！你也知道几年不见了？哼，五年！整整五年！你怎么连半点儿消息都不知道传回来？”我一边连连认错，是是是，我不对，我不好，一边认命地捋着他后背，一下一下，像抚摸着我家宝马。哎哎，这事儿闹得，我不是自己来找骂的吗？

小师兄抽抽搭搭半天，才算是止了眼泪，继而咧着嘴傻笑：“回来就好！你个死孩子，知道回来就好！”

我也笑，然后抽抽鼻子：“嗯，好香，桂花酥！”

南平轻轻给我一拳：“馋猫鼻子！这么远都叫你给闻出来了！”

我装作被他打得吐血的样子，踉跄退后两步，虚虚弱弱西子捧心状：“南平……呜……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人家……人家可是对你一片真情……你要负责给人家疗伤！”口水滴滴地，“听说桂花酥的疗伤功效就不错！”

南平被我气乐了，拉起我手往里走：“好好好！马上端给你吃！”我大乐，得寸进尺继续要求：“还有黄金糕，南瓜饼，杏仁茶，蟹粉小笼……”南平笑眯眯，一迭声地：“都给你做，都给你做！——话说，我刚才还真认不出你来了，真是女大十八变啊，不过五年的工夫，麻雀变凤凰了？！”

我反手拉住他手腕，斜他一眼：“喂喂，不会说话就不要说，什么叫麻雀啊？”顿了顿又道，“好歹是只野鸡吧？”

南平喷笑：“得了得了，听你这说话的腔调就知道，你可是一点儿没变，管你是小艾还是蓉城艾氏，都是我的毒舌小师妹！”

我眯了眯眼睛，想说什么，终归是没有出口，自己转了话题：“本以为这里会一点儿也不变，没想到，你们还真没折腾啊！”说着手向东指，“我记得那边是棵杨树来着，年头还不小呢，怎么就舍得给换成海棠了？啧啧，这满树红花的还真热闹！新年新气象？”

南平顺口道：“哪儿有……”顺着我手指方向一看，竟然就顿住了，慢慢睁大眼睛，“小艾！”顿了顿，又来回回看了半天，继续，“小艾！”

我掏掏耳朵：“行了，暗恋我也不至于这样一遍遍深情地呼唤我吧？人家会不

好意思的！”

南平面皮抖了几抖，似乎是想做一个恶心的表情，可惜脸上惊愕的神色太重，硬生生被冲成了个扭曲的表情，纠结了半天才迟疑着问道：“海棠？”

我轻轻皱起眉头，低声：“怎么，不是海棠？”

南平摇摇头，轻声：“你走了之后，我们很担心你，又怕贸然帮你，给你惹下什么麻烦，只得学着女孩家的样子，给你在树上结些红丝绦，为你祈福，久了，就满树都是……”

我“哦”了一声，转过头，若无其事地看着别处。

南平再次轻唤：“小艾？”

我回过头看着他，缓缓道：“没错，我的眼睛，出了点问题。”

南平眼睛睁得更大：“怎么回事？”

我笑：“喂，再睁大点儿，眼珠子都要飞出来了，您这媚眼抛得还真是与众不同！哎哟，别打啊别打啊，喂喂，叫你别打我而已，你也别哭啊！好了好了，我说还不成吗？”继而望天，老天爷啊，你就玩我吧，五年多了，我怎么还是要哄哭鼻子的小男生啊？于是正色，“你先把眼泪擦干净，我才说！”

嘿，您别说，还真管用，南平马上从怀里掏出块帕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擦干了小脸，仰头等着我八卦。

再次无语望天，苍天啊，为啥我总要牺牲自己作为八卦素材？

清清嗓子：“你也该听说了，我在蓉城，是做脂粉生意起家。当时白手起家，我自己试制玫瑰花露的时候……出了点儿小问题，眼睛失明了几天，当时没什么钱，就自己摸索着抓了点儿药，好在几天之后就好了。不过之后视力下降得就越来越快，后来有点钱了，才想起来保养，不过……有些迟了，好在控制得比较好，起码不再恶化了。现在一丈开外的东西，看着就有些重影，晚上更糟……天哪南平！”我怪叫，“你脚下踩了泉眼是不是？”

南平红着眼睛莫名地望着我，我笑：“哟哟，都快成消防栓了，你怎么那么多水啊！”

南平又捶我一拳，这家伙，几年不见，怎么变得这么暴力了？他鼻音极重地：“难怪你会在小筑迷路……这是什么好玩的事情吗？看不清楚！你才多大？你就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

我叹气，摊手：“南平，虽然我不信命，但，老天爷给我关上了这扇门，大概就是为了让我转头去开几扇窗吧！不是安慰，你可能不相信，眼睛不行了，我的听力和嗅觉反而更加灵敏，而且，有时候，眼睛看不清楚的，也许只是假象而已，我同样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且，有时更加准确。”呵，以前，我看人总是盯着别人的脸，希望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不一样的神色。但一个人，一个惯于说谎的人，可以很轻易地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这时泄密的，往往是他的身体和他的眼神。一个人紧张的时候，可能他能够做到维持他的面部表情不变，但他全身的肌肉会控制不住地绷紧，观察这个，不需要有很好的眼力。而当我能够看得清一个人的眼神时，他的神色，我同样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南平默然，我转了转眼珠：“说完我，也该说说你了吧，小师兄？”说话时，我刻意摩擦了几下后槽牙，制造些毛骨悚然的声音，满意地看到南平脖子后的汗毛竖了起来，他抖了一下，然后干笑着打着哈哈：“我？什么？我有什么可说的？”

我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我也不知道。比如，你身上的功夫？”

南平一愣：“什么？”

我停住脚步，深深望进他双眼：“你的功夫，怎么回事？”

南平轻轻咳嗽了一声：“没什么，对了，你怎么想起要回来？是因为……那事？”

我又仔仔细细地看他一眼，直看到他转开了目光，我才道：“南平，如果你现在不想说，我也不会逼问。但你要记得，即使我帮不上什么，有我在支持你，也比你自己一个要强得多。我等着，如果你以后想说，我随时奉陪。”可惜，这话没有起到我意料中的效果，他听了也不过只是眼帘垂得更低。

看他这神情，我知道，今天恐怕是问不出什么了，只得顺着他的话题道：“是啊，我是为了墨家回来的。”

南平抬眼，语气有些急躁：“为什么要回来？你回来，能有什么用？”

我望天，然后苦笑：“就算知道没用，我又怎么忍得住什么都不做？我在外面，得不到确切的消息，于是只得深入虎穴，看看有没有老虎崽子给我剩下。”我不是小孩子了，我当然懂得消息，特别是政治消息对生意的强大助力。我也有自己的情报网，但在京城这类的消息，我一直依附于墨家的势力——我小门小户的，又怎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现在苦果来了，墨家封锁消息，我的眼睛耳朵没了，于是只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别管前面有什么，我拎着我的大头来了，不管不顾地眯着眼睛凑得近些再近些，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看看自己能帮得上什么。

我知道我是螳臂当车，但我不能不回来。

今天天气很好，阳光像温暖的金色羽毛，轻柔地擦着我们的脸。但我们注定辜负这美好时光了，我俩相对默然，各自想着心事，眼皮耷拉着，似乎随时可能泪千行。可惜，外面突然传来呼喝连连，争吵怒骂不休，让我们没了感伤的心思。仔细听，似乎是两人为了马匹的归属问题而斗嘴。我俩对看一眼，自对方脸上看到几乎相同的越来越浓的尴尬神色，于是在尴尬中又添一分惊奇，我干笑，抢先开口：“给你添麻烦了，门外叫唤的大概是我家小白，我的师爷。”

南平啊了一声，表示了解，继而眼望天：“我家阿狄，小筑新任看门犬。”

小白何许人也？

我家小白，本名萧白，字念素，属性师爷，防御性良好，攻击力可忽略。一肚子坏水，满脑子赚钱点子，物美价廉，经久耐用，实为居家旅行之必备良品。

这厮三年前被我从某钱庄挖来，给我管账，做我的智囊。——不得不说，这是我这五年里作得最正确的一个决定。他的存在，让我省了不少的心，重要的是，他让我的资产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三年即成蓉城首富。这是什么概念？三年前，我还是做脂粉生意的小老板，没错，我的脂粉虽然已远近闻名，但若论到净资产，在富商遍地的蓉城不过是勉强挤进前十而已。而三年里，他让我的财产翻了十倍不止，一跃成为其他商人拼命追赶的目标。

简单说吧，起初的两年，我做的是脂粉生意，从女同胞们的口袋里掏钱，完成了我的原始积累。现在，虽然我的水粉生意仍然红火，且已然形成垄断地位，但我的主要财源却不是它，而是来自于外贸生意——咳，就是我那遍布各地的马帮团伙。

马帮的生意怎么做？说起来很简单，我不过是收集各地信息，判断形势，低买高卖，赚赚差价而已。但同样是赚差价，其中的学问可不少。举个例子吧，从西域买进的毛皮，我可以转手卖出百倍的价格，而其他商人至多不过五倍，可见信息的力量。而要得到可靠的信息，我的情报网自然要足够庞大才行。当然，这要得力于墨谦给我的那块令牌，它是我基础情报人才的重要来源，但接下来的运作，则大半要归功于我家小白非凡的经营手段。

这厮也算是厚道，不歧视我是女性，不搞办公室恋情，尽心尽力，感念旧恩，不跳槽，不休年假，是个彻彻底底的工作狂。有时我甚至想，我这人是否极泰来，走狗屎运了吧？让我撞上了这么个怀才不遇且为老黄牛式的家伙！

不过我一直以为，这家伙不善言辞，是个实干型人才来着，现在才知我看走了眼。他正用力扯着辮头，和马上那家伙争辩，看起来已经有一会儿了，却丝毫不见他落了下风，还在一径地滔滔不绝地掉书袋，不由令我对他佩服万分。

来听听吧，这厮仰头，哀求状：“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得公子下手！”哈，我知他是怕大水冲了龙王庙，日后面子上不好看，索性故意拖延时间，等我们过来了再作打算。但，也不至于说得这么文绉绉吧？这话绕得，就连我这个久在他书袋中浸淫的家伙也要仔细寻思一番才能反应过来他究竟要说什么，更别说马上那人了，完全是一头雾水的状态，愣了许久，似乎在奇怪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么一堆奇奇怪怪的话，半晌才怒道：“你唧唧歪歪的什么东西？我看好的，我也给你钱了，又不是抢你的，你凭什么反悔？”

萧白拉着辮头不放，脖子一梗：“价格是你自己定的，我并没有答应，怎能就此算是成交了？”

马上那人拍拍马脖子，也是振振有词：“这马都认我了，更何况我给你的价格公平合理，还高上了几成，你凭啥不卖？你们这儿的人，都这么不讲道理吗？”

我黑线，喂喂，你要抢的是我大老远带来的宝马啊，我自己都舍不得骑的雪花骢啊！你说骑走就骑走，你以为你是谁啊？这都让你得逞，我就不叫小艾了！我深吸一口气，大喊：“小白！”语气百转千回，还带着点鼻音。

小白同志与本姑娘共事三年，早就培养出无比深厚的默契，当下松了马辔头，屁颠屁颠跑过来，狗腿状：“老板娘有何吩咐？”

我做老佛爷扮相，眯着眼睛问他：“怎——么——回——事？”每个字都拖得悠长无比，十足一副反应迟钝却要故作威严的蠢样。

萧白赔笑：“老板娘，这人非要买我们的马，我说不成，他就要强行骑走。”

我“哦”了声，慢声问他：“最近童工什么价钱啊？”没错，马上那人虽然面目看不清楚，长得也还算高大，但身形偏细，大手大脚，很明显还是在长身体的小孩子。

萧白想了想：“卖身的话，二两银子吧！”

我拍了拍手：“那敢情好，小白，给他五两银子，叫他卖身给我吧！不成就硬来！”

萧白眨眨眼睛，忍笑：“是！”转身就丢给那人一锭银子，那人一惊，条件反射地接下来，我又腰大笑：“好！接了！这可不是我们强买强卖了，是你自己答应的！”

那人大怒，翻身下马，拎着鞭子冲过来，对着我指指点点：“你这女人，忒没条理了！马和人能一样吗？”

我憨笑：“哦，原来不一样啊！那，西域和朔国能一样吗？”

没错，这个叫阿狄的孩子是西域人。西域和朔国人的长相很容易分辨，比如这孩子，他的发色就是亮闪闪的茶褐，而不是我们千篇一律的乌黑。起初，我还以为是阳光映照的结果，待他走得近了，才看出他高鼻深目，瞳色也是极浅，不过那对眼珠究竟是绿色还是蓝色的，我就看不清楚了。他眼窝很深，这必然显得他眼睛十分有神，但在我这眼神不好的人眼里看来，就是眼睛那里暗暗的一片，两个

眼珠子泛着蓝色或者绿色的光，而究竟是何颜色还暂时不可考。

“好吧，这孩子被我形容得有点惨了，其实凭良心说，他还是很好看的。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身材虽瘦削，但因为衣服合身，能看得出他流线型的匀称肌肉。可以预见，至多两三年，他必将成长为新一代的少女杀手。”

看，上天真是偏爱他。即使他现在生气了，也是很好看的，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然后微笑：“阿狄是吗？我是南平的旧识，今天的事，就此揭过，如何？”见好就收，我总要给南平留些面子。

顿了顿，看他不说话，我又认真解释道：“你看，如果你看上的是其他的物事，我当做见面礼送你也无妨。但这马是我的心头肉，平常我便十分宝贝，这次带上京来本非我所愿，如今被你看上了，我也只能说句‘英雄所见略同’，但割爱，却是万万不能的。你能理解吗？”听说西域人的性子多是直来直去的，所以我也不和他拐弯抹角，实打实地说明了，也省得他惦念。

阿狄上上下下看我良久，然后别开眼睛，鄙夷地：“哼，女人！”

我笑了，哟，是说我小气吗？哈，这孩子是跟我杠上了？我怕他？于是挑挑眉毛，缓缓接口：“哦？同行相轧？”

阿狄愣了愣，然后似乎是反应过来了，突地涨红了脸，狠狠瞪我一眼，竟然开始品头论足：“妆化得不错，衣服选得也完全遮掩了你没胸没屁股的缺陷，配饰也合理，还算是有点品位，可惜先天不足，后天再怎么补也补不成个美人！”

哈，先捧后踩，似褒实贬，让人跟他较真儿不得。而且，他攻击的目标竟然是每个女人都必然在乎的外貌问题，而避过我们之前争论的焦点不谈，真没看出来，这孩子的毒舌段位还挺高！

我饶有兴致地挠挠下巴：“对女人这么有研究？小子，你是喜欢男人，还是阅尽了女人？”我没胸没屁股？你可是用西域的审美眼光来评判？那我的确是柴火棍，你满意否？”

阿狄再次赏我一记俯视的眼光：“下作！”

我轻咳转身：“南平，皮带没拴好。”南平啊南平，管好你家宠物。——我何必

跟一个半大小子讨论我的穿衣经？我是吃饱了撑的？

南平笑着打圆场：“阿狄，这是我的小师妹，小艾。以后你对她可要尊重着些！”

让我意外的是，这阿狄似乎是对南平极尊重的样子，竟然就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不由感叹，真是一物降一物！看南平柔顺的样子，竟然能驯服这头小狮子？看来这小狮子的本性还是不坏的——就是嘴毒了点儿，不过无所谓，我的嘴巴也不是吃素的。于是点点头：“幸会。”真是幸会！

不理阿狄稍嫌扭曲的面容，我侧头轻声问南平：“哪儿捡来的松狮子？”

南平愣了愣，继而忍笑道：“半年前在朔西边境那里捡到的，当时他浑身是伤，差点儿救不回来了，万幸他命大，死里逃生。之后就视我为救命恩人，一直和我在一起。——他身手还可以，平日里就跟着夏至做些事情。”

夏至啊，莫非跟夏至待久了，连脾气都有些相似？不过……我眯缝着眼睛，狐疑地：“你去边境做什么？还有，当时他身上受的是什么伤？”无缘无故捡了个小孩子回来，你还真放得下心啊！虽然西域和朔国之间近几年还算太平，但，你当边境上大量囤积的边防军是吃干饭的？

南平苦笑，低低地：“这些以后再说。……不过，他身上的伤，似乎是狼吻。”

我点了点头，又抬眼看了阿狄一眼，才笑道：“呀呀，都是自己人，就别站在门口了——我可是想了南平的桂花酥好久了呢！”从狼群中逃生？据说狼牙可是有毒的。这家伙……我不禁对西域人的体质刮目相看了。

谁知不提还好，我一说这话，明显感到阿狄虎躯一震，继而悲愤地扯着南平的袖子：“南平！我的桂花酥！”

南平安慰地拍拍他头顶：“乖，小艾刚刚回来，她也爱吃，你就分给她些嘛！”

阿狄撇着嘴，犹自不爽：“我的桂花酥，我的桂花酥，我的桂花酥，我的桂花酥！”

我双眼望天，受不了地喃喃：“天，他是养了只松狮子，还是养了只八哥？”

萧白在我身侧跟着，低声：“那个……我猜是猴子吧！”说着还向阿狄的方向



望了一眼。

猴子？我也好奇，于是跟着看了一眼，不禁冷汗涔涔，果然是猴子！——阿狄小朋友正以南平为圆心上蹿下跳着，足迹遍布假山树干等一切匪夷所思的地方，活力四射地表达着他对于本属于他独享的桂花酥被他人染指的愤慨。可惜南平充耳不闻，坚定地目不斜视地向厨房走去，似乎是久经这种骚扰的考验了。我大笑：“是，还是你的眼睛毒！”

呃，笑得太嚣张，被阿狄猴宝宝转头瞪了一眼，又砸了句“女人”过来，惹得我和萧白笑得越发放肆。

萧白趁着我笑，低声道：“老板娘，什么时候去？”
我笑声略止，想了想，轻声回他：“今天下午吧。”有些事情，还是要尽早弄清楚才好。

坐在马车上，我打起帘子，眯眼看窗外的景色。萧白骑着我的雪花骢，靠过来轻声说道：“老板娘，今天太阳毒，对眼睛不好，还是遮上帘子吧！”

我笑笑：“不碍事，几年没回来，对京城怪想念的。”

萧白自然知道我性子，也不勉强，点了点头，便驱马向前，倒是阿狄凑过来冷哼：“女人就是麻烦！不过是进趟城而已，也要准备半天，排场十足！”

我仰起我化着精致妆容的脸，给了他一个华丽的微笑：“那是，老娘就是有钱，就是喜欢炫耀，你有意见？”

阿狄似乎是没想到我会这样嚣张地回他，当下被我噎得鼓着眼睛看了我半晌，才泄气地拍马超过我的马车，嘴里不住嘟嘟囔囔：“麻烦的女人！要不是南平硬要我带路，我才懒得理你！”

哟哟，半大小子而已，哪来的那么大派头？

我也懒得理他，马车已经入了城，久违的京城。我眯起眼睛，细细地看街边的商铺。没错，虽然行人脸上的表情我看不清楚，但路上的人流，似乎比五年前要少了很多。而且，所有挂着墨家牌号的商铺都是大门紧闭，原本十分热闹的大街现在虽依旧繁华，只是这繁华里面已经没了生气。看来，墨家确实是出事了。

我闭了闭眼睛，不由想到半个月前。

半个月前，蓉城所有墨家商号一夜之间全部关闭，人走楼空。第一天，大家觉

得奇怪，静等墨家商会贴出告示解释，究竟是准备全行业整饬，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第二天，第三天，依旧没有任何告示或消息公布，百姓开始感到恐慌，开始流传各种对于墨家一夕之间关店行为的猜测，但大家仍然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人人都深信墨家不会倒。

第四天，终于有可靠消息开始流传，但这消息并不好——附近城镇的墨家店铺也全部关闭了，不知店家去向。于是人们对墨家的信心渐渐丧失，自那一天起，蓉城开始沉浸在越来越浓的恐慌气氛中。人们挨家店铺搜寻日用品，仅有的几家正常营业的店铺里的东西被哄抢一空，再过几天，商铺无物可售，墨家的店铺仍没有重新营业的迹象，百姓们开始砸店，开始抢店铺里囤积的各种商品，蓉城陷入一片恐慌。

我的眼睛耳朵不是吃白饭的，我本该在墨家店铺全面关闭的至少一天前收到消息，但是没有，墨家的信息网好似瘫痪了一样，除了沉默还是沉默，什么消息都没有传出来。

这太不正常了，难道墨家真出了什么事？

我耐心等了三天，在第四天，当蓉城的百姓陷入疯狂时，他们的疯狂也感染了我，我叫来萧白，告诉他，我要去京城。

他说，不行。给出的理由也很合情合理。他说，因为墨家的根在京城，我就跟墨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若是墨家真出了什么事，以我的实力，应该躲得远远的才算是明智，怎能自己洗白了送上门去？饭后甜点吗？

确实，他的理由很正当，但我当时是无论如何也听不进去的，我爹毛了。

我满屋子乱窜，尖叫：“我要去！无论京城是龙潭还是虎穴，我都要去闯一闯！”

可怜的萧白，唯有双手按住我：“老板娘！冷静些！”

冷静冷静，我怎么冷静得下来？墨让有事，墨家有事，我怎么能冷静得下来？！

萧白抓着我双肩，好像两个大号的老虎钳，抓得我生疼：“老板娘，相信我，墨家的实力远不止这样！”

我暂时消停了会儿，站住，盯着他眼睛：“不止这样？全国的墨字号店铺全部关门歇业，米价盐价飞涨，百姓纷纷囤积生活用品，你告诉我墨家实力尚未告罄？”

萧白坚定地回望我：“没错！”他坚定的情绪令我稍微镇定，可以维持足够的理智，听他继续分析，“墨家就像生长在朔国的一棵盘根老树，你当墨家首富的身份没有引起过天家的警觉吗？没错，墨家行事低调中立，从不参与政事也从不插手国家命脉的买卖。但最重要的是，墨家倒了，朔国必然大乱！这棵老树的根遍布朔国的每一寸土地，甚至超出朔国的范围，若要把墨家连根拔起，朔国必定也随之覆灭！现在，百姓起码还有衣穿有饭吃，还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暴动和骚乱，所以墨家无论遭遇了什么，这棵老树的根必然还是完好的！你相信我！”

我喘息渐平，不再反驳，只沉默着，一双眼睛持续黏在他身上，上上下下。萧白被我看得毛骨悚然：“老板娘……有何指教？”

我长出了一口气，送他枚笑脸：“你说得对，墨家的情况，我们比别人了解得多，所以，我早该想到的，谢谢。”

他也释然一笑：“为老板娘敲边鼓，是我的荣幸。”

“但是，”我话锋一转，“墨家现在这种情况，总是有什么事发生了，我一定要去看看，即使赔上我的身家性命，我也要回去看看。”

萧白傻了，他呆呆地看着我：“为什么？”

我对着萧白微笑：“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我可以给你无数个理由，我可以告诉你，墨让救过我无数次，墨让于我有恩，墨让是我的知己。我欠墨让的可以在任何时候双手奉上自己的性命、自己的一切，我可以为他上天入地遁入魔道。但是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统统不重要，最最真实的理由也是最简单的理由就是，我爱他，我爱墨让。”

我的眼泪刷就下来了：“我可以得不到他，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不好。他若是死，我也要同他一起死。没有他，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连骗自己都没了理由。”是的是的，他知道墨让，他知道我的无望的痴迷。三年的朝夕相处，他自然知道我闲时不停地写的“让”字是什么意思，他自然知道我和墨家的关系，他自然也知道，我会自墨家的消息里费尽心机地尽量不露声色地寻找我想看到的消息，所以他没有任何惊讶的神情，只是叹息而已。

